

# 《一件小事》中的自我批判精神(上)

潘柔存

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的日子。想起先生,就想到其作品——不知为何,提起先生的作品,最先想起的总是那篇《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是鲁迅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于《晨报》“周年纪念增刊”的一篇小说,后编入小说集《呐喊》。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篇记述作者个人经历的散文;但既然作者将之编入小说集,我们即将之看成鲁迅以生活中偶然经历的一件小事为原型而创作的小说。那么,这样一篇小说,便具有作者的自我投射色彩。对这篇小说,以往的论者大都评论其赞美、歌颂的一面——赞美普通人的善良、诚实、有担当。而我首先看到的是:这篇小说是鲁迅无情地剖析自己的一个例证。

在小说中,鲁迅并没有对“我”的身份做出交代。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公务员,还是一位老师。我们只能做一些推测:这是一个在京城工作的外地人,曾是乡下人,现在见了世面,并因此有些自傲。

“增长了我的坏脾气”“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更是说明“我”不再是六

年前那个乡下人,而是有了些社会地位的人——对不少在大城市混出点样儿的人来说,“看不起人”可以说是其“标配”的一种心态。能坐人力车,说明“我”的生活并不拮据。而冬天一大早为了生计外出,说明“我”虽有营生,仍还需努力。

被人力车带倒的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这是一个穷苦老人,是“我”本来看不起的下层人。“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车夫)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在这里,“我”推断她没事儿加上没人看见,就想溜之大吉,体现出“我”怕沾事儿的心态,而责怪车夫误了我的路则体现出“我”的自私。

老妇人说她摔坏了,车夫并没有认为她在讹他。车夫送她去巡警分驻所,说明他没想逃避责任。或者说,车夫不仅遵守传统的道义规范,也了解并接受现代城市文明规则。“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受车夫行为的影响、“威压”,“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改变。

之后,巡警告诉“我”车夫不能拉“我”了——这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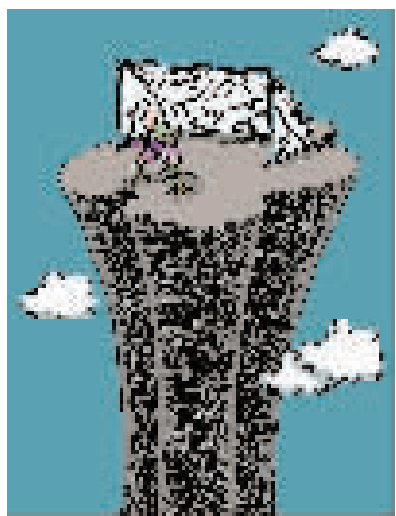
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体现,巡警并没有漠视底层人的事情。此时,“我”的心态变化带来行为的变化,使得“我”从外套里掏出一把铜元,对巡警说“请你给他……”

文章的最后写道:“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一百条大道理,比不上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

纵观鲁迅先生的小说,不难发现,批判现实主义是其小说的底色。鲁迅先生在小说集《呐喊》里,用激烈的言辞批判着社会陈腐的制度、封建礼教的“吃人”,同情怜悯着被禁锢的国民,也揭示着人的劣根性。这些小说在内容上都以社会底层人士为主要批判对象,这些人都是物质上被剥夺,精神上受奴役的,从而显得麻木愚昧。由此,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孔乙己》从一个温酒的小伙计视角,批判了以孔乙己为代表的受封建科举制度禁锢的底层知识分子;《阿Q正传》则塑造了一个

集国民劣根性之“大成”的阿Q,批判了封建制度荼毒下国民的奴性……

如上篇章中,鲁迅的批判对象都是封建礼教、俗众、他者。《一件小事》则不同,作者将“我”——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拿去批判。在小说前半段,在车夫带倒人后,“我”认为这人“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内心责怪车夫“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在这里,“我”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做一个“看客”的。——而鲁迅对这种“看客”的麻木是极为反感的,如《示众》中通过群像展现的“看客世界”,表现出看客们空虚、无聊和麻木的内心。在《一件小事》中,“我”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理应共情人民苦难,但在这样“一件小事”上,“我”却做了“看客”。小说中“我”,不仅参与了小说情节的构成,同时也是批判锋芒之所向。这里,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显示出鲁迅先生极强的自我批判精神。



●格言画 杨树山画

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大仲马

收篇籍,明先圣之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

魏国初建,他建议曹操文武并用乃久治天下之道,欲此就要大收图书,宣明先圣教化,以文德服人。其藏书事迹,《三国志》本传注引《袁氏世纪》说:“(吕)布之破也,陈群父子亦在布之军,见太祖皆拜。(袁)涣独高揖不为礼,太祖甚严惮之。时太祖又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

皆重载,唯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曹操打败吕布后,吕布属下皆跪拜曹操,独袁涣不肯,曹操敬畏他的气节。曹操奖励众将官,每人赏赐几辆车,让他们随意装载吕布军中财货,其皆满载,只有袁涣收取数百卷图书和一些粮食。

袁涣贵书轻物,令人钦佩。

## 袁涣贵书轻物

秦剑胆

袁涣,三国曹魏名臣,陈郡扶乐(今河南太康西北)人,字曜卿。《三国志》有传。袁涣有吏才,先后辅佐刘备、袁术、吕布,终归曹操。《三国志》本传载:“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袁)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

## 真正的爱花人

叶嘉莹讲 宋文彬整理

一般人写对春天的哀悼,是等花谢了才开始哀悼,李后主也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相见欢》)。辛弃疾是多情之人,是真正的爱花之人,他是在花还没有开之前,就已经开始惜花了。“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他说,我常常担心那花开得太早。因为花开得早,也就零落得早,我因为怕花落,所以担心它开得早。“何况落红无数”,我连花开早都预先哀悼了,何况今天是满地的残花,一片狼藉。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他说,希望春天能为我暂时地留住。杜甫与辛弃疾一样惜春,杜甫在《曲江二首》中说,“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看到“一片花飞”,杜甫就觉得春天已经不完整了,何况“风飘万点”,真的是“正愁人”。凡是伟大的诗人,像屈原、杜甫、陶渊明、辛弃疾,不论写什么都是他们内心本质的流露。“传语风光共流转”,希望春光能留住,花不要飘飞,那些不该发生的、不好的事情都能挽回,使其有时间能实践“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这是像杜甫、辛弃疾这样的人,所

共有的一份感情。辛弃疾说,“春且住”,我怎么能把零落的事情挽回呢?我怎么能把我的年华挽回呢?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实现我的理想,那就是“春且住”。下一句“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是一语双关,是听人家说“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天涯芳草无归路”有两种解说的可能。一个意思是普通人说的指春天归去。黄庭坚有两句词说,“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清平乐》)。春天走了,希望能把春天留住,可春天到哪里去了呢?“寂寞无行路”,假如有一人知道春天的去处在哪里,就要“唤取归来同住”,把春天叫回来,跟它一同地留住。天涯到处是芳草,但哪一条是春

天的归路呢?哪一条路可以把春天呼唤回来呢?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我们可以联想到《楚辞》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说一个人走了,第二年,春天回来了,芳草长得那么茂盛,但远行的人没有回来。辛弃疾写过一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他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辛弃疾说,我是北方来的游子,要回到我的故乡,可是故乡沦陷了。我要收复故乡,但是我的理想还没有达成,我回到哪里去呢?“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他没有回去的路。

## 人文经典

赏读辛弃疾词《摸鱼儿》之三

“五胡乱华”,灭亡了西晋王朝。公元317年,皇族琅琊王司马睿在建邺(今江苏南京)登基,开启了东晋时代。晋室南迁,许多士人追随司马氏过江发展,将先进思想、制度和大量书籍带入南方,中国政治文化重心第一次大转移,史称“衣冠南渡”。在这一过程中,藏书家华恒也到了江南。

华恒(268—336)字敬则,《晋书》有传,祖籍平原高唐(今山东聊城),自曾祖父华歆开始,华氏成为显赫家族,祖父华表任西晋太常卿,父亲华廙(yì)累官太子少傅。其叔父华峤名望尤隆,博闻多识,自著《汉后书》九十七卷,时人誉为有史迁、班固之风(《晋书·华峤传》)。

华恒年轻时,以博学和高雅被人称誉。他在两晋王朝都任过职务,是六朝老臣。东晋建立(317)后,他辅弼开国的晋元帝司马睿,在朝廷任职累迁至侍中、光禄大夫,说明他有能力和实力。

华恒的能力和实力,应该与其学识和藏书有关,据《晋书》本传记载:“寇难之后,典籍靡遗,婚冠之礼,无所依

据。(华)恒推寻旧典,撰定礼仪,并郊庙辟雍朝廷轨则,事并施用……(华)恒清恪俭素,虽居显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弥笃。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时人以此贵之。”这段记载,透露了华恒为东晋恢复典章礼仪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晚年简朴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其大意是,“五胡乱华”灭亡了西晋王朝,国家所藏各类档案和典籍文献,全部遭到破坏。东晋政权建立后,要健全和实施各种礼仪制度而无章可循。华恒知识渊博,推求寻索古籍文献,最终,重新撰写出国家各种礼仪制度,包括祭祀天地与祖先、朝堂的君臣礼节、世风的公序良俗等朝章国典;礼仪制度经过由上及下地推行实施,使国家重振纲纪。因此,华恒得到了皇帝的奖赏。华恒平素清廉俭朴,虽居高位,但常国穿粗布之衣、吃素食,越到晚年越如此。他去世时,官慰其家,见家无余财,唯有藏书数百卷,因此获得时人的崇敬。

华恒的为人成功,应了那句老话:何以立身显名?唯有读书品行。

## 藏书家故事

### 重建东晋礼仪的藏书家华恒

陈德弟

## 马上

韩铁铮

“马上”,现在多意为时间快,立刻,迅速。“请大家安静,马上开会了。”在这里,“马上”是时间副词。

唐代以前的古籍里的“马上”一词本来和时间无关,是“在马上”的意思。《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岑参《逢入京使》云:“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后来,欧阳修《归田录》载:“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这里的“马上”也不是现代意思的马上,是说的写字、读书的境况——在马上,也

和时间无关。

马,是古代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八百里加急”,快速传递信息离不开马。到了唐代,马和时间开始有了融合。有学者认为,“马上”有了“立即”的意思是宋代以后的事。

如,元代无名氏《陈州糶米》第三折:“(张千做去科)(正末云)张千,你转来。(张千云)爷,有的说,就马上说了罢。(正末云)我分付的紧记者。”明代的唐顺之《请游兵疏》:“命下之后,即便马上差人……”明清以后到近现代,“马上”一词作为时间副词被广泛应用了。鲁迅先生专门写过《马上日记》,在《豫序》中写道:“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于是乎我就的马上,是说的写字、读书的境况——在马上,也